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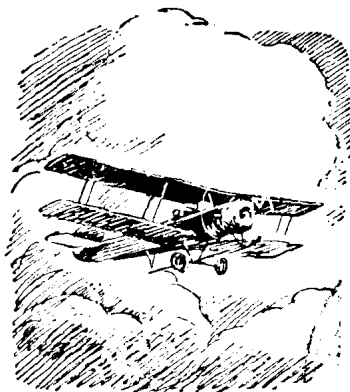
北极飞行员

米·伏陀庇揚諾夫著

【苏联】米·伏陀庇揚諾夫著

北 极 飞 行 員

丁 劍 侯 譯



江 蘇 文 藝 出 版 社

• 內 容 提 要 •

苏联英雄伏陀庇揚諾夫是第一个駕駛巨型飞机在北极浮冰上降落的人。这本书是他一生經歷的自述。他經過 艰 苦 奋 斗，才成为一名卓越的飞行员。他曾經在困难重重下拯救了困在北方冰地上的契爾斯金号船員。书中在叙述作者本身經歷的同时，还介紹了北极地帶的风光 和苏联极地工作人員为了祖国利益、为了科学而忘我劳动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和社会主义制度分不开的。

М. ВОДОПЬЯНОВ
ПОЛЯРНЫЙ ЛЕТИК
Детгиз 1955

北 极 飞 行 員

〔苏联〕米·伏陀庇揚諾夫著

丁 劍 侯 譯

*

江苏省书刊出版登記許可證出〇〇四号

江 蘇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一 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張 8 3/8 字数 199,000

一九五九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二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100



目 录

第一章 遙远的上天之路

我的小天地	1
我的第一次“飞行”	5
飞机场上的—名飼养員	7
請收我作你們學校的学生吧!	11
在駕駛盘和馬达旁边	18

第二章 終於在天空飞行

我成了飛行員	21
扑灭蝗虫	26
盤星行机在夜間飞行	29
載运“眞速报”紙型	34
飞行帽上的冰	40

第三章 並非始終一帆風順

使用木制的机輪	43
土办法	46
追逐高空气球	51
試驗汽油	55
“平凡不足为奇”的新紀錄	59
意外遭遇	62

第四章 初到北方

飞机和毡靴	67
-------	----

在簡陋的機場上.....	70
馬達給予的教訓.....	73
遺失了五十萬盧布.....	76
飛去運皮靴.....	80
怎樣過“鸛鵲島式的生活”.....	84
災禍.....	90

第五章 輪船被冰塊撞壞了

“契留斯金”號的航行.....	98
快去援救！.....	101
什麼時候制定“蘇聯英雄”這一稱號的.....	109

第六章 北方見聞

飛向北方的先鋒.....	114
運氣不好！.....	118
獵人之子克耐.....	123
伙伴們正在遭受苦難.....	126
北極帶的“主人”.....	134
蒼蠅和小狗.....	140
極地的笑謔.....	143
白白的尋找.....	148
金的滑雪板.....	152
法蘭士約瑟夫地及其命名的由來.....	156

第七章 到北極去！

飛機駕駛員的理想.....	161
征服北極.....	165
回莫斯科.....	175

一次不同寻常的游行.....	182
“既聋且哑”的飞行结束了.....	188

第八章 在战争的日子里

战斗的洗礼.....	200
谢寥格究竟是什么路数?	204
冰上侦察.....	213
在空中完好无恙——在地上摔伤了.....	215
女领航员弗洛霞.....	218
误会.....	225
村苏维埃主席.....	229

第九章 在浮冰上

“共青团员”岛.....	238
“北极 2 号”.....	244
在浮冰上.....	254

第一章 遙遠的上天之路

我的小天地

這是很久以前，十月革命還沒有發生時期的事情。一間歪歪斜斜的小茅屋、一所家畜棚、一塊莊稼地、一片菜園，就是我當年兒童時代的全部小天地了。

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尽可能整星期地都跟大人們在一起。逢到假期节日，就看看他們喝酒、閒逛作为消遣。

祖母常拉住我，叫我跟她一块儿学做祈祷。还教給我教規，講故事給我听。她說，大地是放在三条鯨魚身上的。我呢，当然很相信。

就在那时候，天空已有人駕着飞机飞行了，但不断往我头脑里灌輸着的，还是一些荒唐无稽的話。說什麼：“蒼天——就是天堂”，“在这天堂上，天使們將一顆顆的亮星用小金鏈釘起来。”

有一次，我問老祖母：

“奶奶，上天去的路远不远？”

“远得很，远得說也說不清！”

“可惜……我真想去看那些天使，看看他們是怎样使用这些小金鏈的……”。

祖母責罵我說：天使是看不見的。我覺得很奇怪：为什么能夠看見妖怪，却不能夠看見天使呢？



她明明知道，我們村里有人毫不含糊地碰到过妖怪，整个村子里很久都在議論这件事；可是，她还是要生我的气。

我听了这些话，吓得晚上路都不敢走了。

有一次，我同几个小朋友从田里回家；正走着，忽觉我們背后，好象有人在追赶我們。

不知誰嚷了一声：“是妖怪呀！”大家拔脚便跑。

我們尽管拼命奔跑，却仍然听得，后面有人在紧紧追赶。

这时，我們决心起来自卫，拾起了一些石块；因为怕，半閉着眼睛，向我們追击者那个方向擲去。我們听得分明——妖怪真的跑了。大家說：“啊哈！可见妖怪也害怕石头的！”

我們繼續走时，我們身背后的那一个人的脚步声，又听到了。

我們便集中火力，把所有石块一齐扔出去，然后一口气逃回家。我的家就在村边。

小朋友們回家都不敢——就在我家借宿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真相大白”：原来我們村里的一家杂货鋪，昨晚走失了一只小羊。整个夜里，店里的人到处追寻，快到天亮时才找到。小羊被石块伤了腿，伤重得站都站不稳。

我很怜惜这只小羊，但是小朋友們还是肯定說：一到夜晚，就有妖怪附在小羊身上。

不久，我便把这件事忘了。后来，另又发生一件事，却使我惊奇万分。

我們村子附近，有一家冶金工厂。工厂四周各村里的农民，常替工厂运送鉄矿砂和石灰石。运一普特的貨，可拿到两戈比的工錢。平时，磅貨处总是有不少运貨車停在那里。有一次，厂里开来了一輛小汽車。这种奇妙的机器，我們还没見識过呢。不料，我們正看得出神时，駕在我們車上的馬，都吓得往各处乱窜了。于是乱成一团：有的車身坏了，有的車輪断了，有几輛車翻倒了，馬也受了

伤。駕在我車子上的那匹小馬，原来拖車时走得很吃力。现在可拉得上劲哩，我几乎追不上牠。然而那些坐在汽車里戴大礼帽的老爷先生，却哈哈大笑。

我卸下車上的矿砂，把馬系在树桩上之后，便向办事处走去。那輛汽車就停在办事处的台阶前。我真想走近点去看。

唉，那时刻，我真羡慕那个司机！他穿了一件皮夹克，神气活现地坐在駕駛盘后面，他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把那輛汽車“嘟嘟”地开走……

我往家里走时心里老想着那輛汽車的事。我要赶快把这一切去告訴我的同伴們。

这时村里那家杂货鋪老板的儿子鮑利斯，正站在店門口。我来不及似地对他说：

“喂，鮑利斯！工厂那边停着一輛汽車哩，是我亲眼看见的……”

“汽車嗎！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打断我的話說。“在霧光画片上象那种东西我哪会没见过！”他又很神气地补充說：“还有会在天上飞的飞机哩你若要看汽車，那尽可讓你看个飽。还有那些城市，才漂亮哩！我們的利皮茨克，簡直不能比！”

“霧光画片是什么东西？”

“在一块白布上面，你可以看到各种人物，会跑会跳，跟真人一样。”

“什么地方才可以看到这种画片呢？”

“在‘烏尼恩’电影院里。你拿上二十戈比，买张門票，就可以看到了。我每隔两天去看一次。”

我心里想：“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就有这么多，可是我什么也不知道。鮑利斯年紀虽然比我小，却样样都懂。不过要知道，他是杂货鋪老板的儿子，有的是錢！要是我的話，哪儿去找錢呀？”

父亲給起錢来,是不会很多的:要逢年过节,才給我三个戈比,絕不会多一个。因此,我对怎样才能积起二十个戈比这一問題,觉得很伤脑筋。以往每个星期天,家里总是交給我十个戈比,打发我到教堂去。拿上这錢,我得买三戈比的圣餅。此外还得买三支蜡烛:两支献給救世主耶穌和圣母,比較粗些,每支得化上三戈比。另一支献給全体圣徒,細些,化上一戈比。

当时我这样打算:要是我只买一支一戈比的蜡烛,单独献給圣母,那么她准会在全体圣徒面前替我說个情的。这样一来,我手里就可以剩下六个戈比了。

过了好多天,我才勉強把这笔終日想望的錢,湊足了数。这笔錢对于我来说,彷彿是把鑰匙,將給我打开另一广闊世界的大門。

那是我第一次看电影。从电影院回来那天晚上,我整夜也沒睡着。我的生活,从此象翻了个身那样太不相同了。从前,我总以为,整个世界上人的生存方式都跟我是一样的:生活、耕作、收割、到教堂去礼拜……。如今忽然发现,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聳立着高楼大厦的大城市,有能馳走、能飞行的各式机器,有拥有駕駛这些机器的本領的人哩。最后,还有能把这一切神奇事物拍成电影的那种机器哩。

这种另一样式的生活,把我吸引住了。为了想再看一次出现在那块神奇幕布上的电影,要我做任何事,我都甘願。

是不是已看过某部影片,我倒並不在意。我最感滿意的,是我从銀幕上見識了許多新事物。这些事物,跟我在村里生活小圈子里的見聞,完全不同。

这时起,我的新天地开始扩大了。觉得原来那些孩子气的想法虽然消失得很慢,但确实在逐漸消失了。现在使我一心向往的,是城市生活以及能馳走、飞行的各式机器了。

我的第一次“飞行”

我在我們一点大的庄稼地里工作的时候，心里发生了从来不曾有过的一种感触：觉得就在我們附近某处，人們正在过一种伟大而沸騰的生活，正在完成一种极端重要的事业；而我呢，始終只懂得庄稼地、棚舍、菜园这些事情，此外什么也不知道。那年份，正是1918年。

有一次，我同父亲一道在修理棚舍的屋頂。我坐在屋脊上。父亲在下面把干草递給我，我在上面接。这时，忽听得一种轟隆轟隆的声音。父亲抬起头来看了看，說：

“那边飞着一架飞机哩！”

我猛回过头去，身子失掉了重心，从屋頂上摔下去了。我因为大声号叫，却把父亲吓坏了。他怕我撞在干草叉上，慌得沒有了主意，竟也跟着喊叫起来：

“米……什卡，你在哪里呀？快爬起来吧！跌痛了沒有？”

我那时，躺在干草堆里，无比兴奋地大声叫着：

“看，人在天空飞啦！嗨，人站在飞机翅膀上飞啦！”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在飞机翅膀上的，是飞机引擎，並不是人。飞机的每个翅膀上有两个引擎。这是当时空軍的一架四引擎巨型机——“伊里亚·穆罗麦茨”。

我同父亲正要完工的时候，村里起了一场騷乱：原来飞机飞临我們司徒仁基村上空，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因此，村里的一些老婆婆，都吵吵嚷嚷地从屋里奔出来叫喊着說：“世界末日到啦！妖魔飞上天啦！”

这时候，看飞机的人羣当中有几个退伍士兵，較有經驗，一看有什么东西正从飞机上落下来，立即命令道：

“扔炸弹了！快臥下！……”



恐怖气氛籠罩了全村。人們伏在地上，一動不敢動，心里却在胡乱猜：不知該誰要遭殃、要挨炸了。

終于有一个退伍士兵，发现了落弹地点，小心翼翼地向那里爬去。結果找到一包紙。打开一看，原来是年輕苏維埃政权号召人

民起来同白匪斗争的一迭传单。

吃晚饭的时候，父亲拿我来开玩笑。

“这儿也有一位飞行员呢，”他说，“是从屋顶上飞下来的！我家的老母鸡，也常从屋顶上飞下来。”

那些取笑我的话，我不在意。那架飞机和那些传单，却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就象传单上所写的那样，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人们正在进行斗争；可是我呢，却只能从棚舍顶上“飞”下来……我真羡慕驾着飞机，把真理和正义的言词投到地面上来的那些人！

第二天，我进城去，决心要到飞机旁边和驾飞机的人跟前，去看个分明。

但这并不象我所想的那么简单。机场，当然进不去。因为这非有通行证不可。我心里怪难受，在机场门口徘徊着，眼巴巴望着那些有幸运能自由进入机场的人。但总算没有白白在机场门口徘徊；结果让我探听到了，空军师现在正需要后勤人员。虽然只限于招收红军人员，但这点事难道能把我难住？不，我的心反而被这事有力地吸引住了。

我一口气跑到利皮茨克的军事委员会去。那里的人对我说：

“如果你志愿参加红军，那么就得签字保证，服务期限，最少要六个月。”

即使是六年，我也愿意！一想到我将成为一员红军时，我是多么高兴！

飞机场上的一名饲养员

我到空军营营部要求分配工作的时候，指挥员问我：

“你能做什么工作？”

我回答说：“您命令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那么，你自己想做什么工作呢？”

“希望能为您这里的飞机做点事儿。”

“照顧馬匹，能行嗎？”

“当然行囉！”我很觉奇怪，暗想这兒的事情，跟馬又有什么相干？

指揮員突然对我說：

“好吧，就这样！你就在我們机场上担任飼养員的工作吧！这是后勤部門的工作人員。”

“这算怎么回事？”我不禁有些着慌。

显然，指揮員从我的脸上看出了我有些灰心失望的神情，便赶紧安慰我。

“你是替飞机运送汽油。”他給我解释說，“你要知道，飞机沒有汽油就无法起飞。后勤工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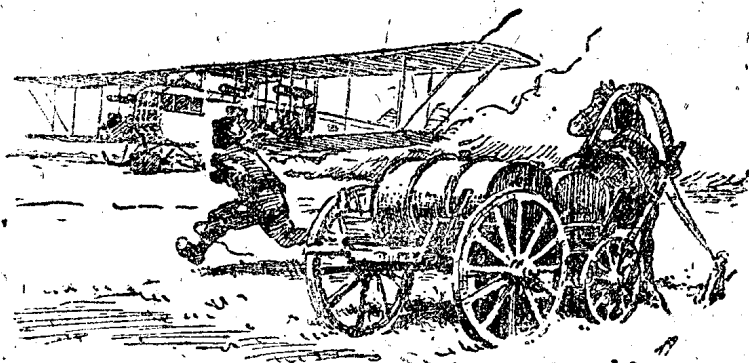
“行，”我說。“既然重要，我就干。”

工作开始了。交給我的工作，果然是替飞机运送汽油。經過指揮員一解释，我就拿出充分負責的精神，来对待这项飞行方面的工作了。

只要一有机会，我总喜欢在飞机跟前多呆一会儿。飞机对我，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我竭力“帮助”机械員工作：帮他們往油箱里上油；給他們递送工具；檢驗馬达时，帮他們按住机翼；飞机着陆后，跑去帮飛行員推飞机到停机场。

由于我对飞机的着迷，人們不久給我起了个綽号，叫我“右翼視察員”（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是玩笑还是当真）。我当时負責飞机右翼的清洁工作。我的工作也确实可以拿来自豪。每次，在飞机起飞之前或出勤之后，我总是多么上劲地洗呀、擦呀，把机翼擦洗得干干净净！有时，我自己身上倒並不怎样干净；可是“我的”那只机翼，却干净明亮得象面鏡子。

这个空軍營待我不坏。不久我的职务“提昇”了：派我担任指



揮員的馬車夫。給我發了一件皮面的短上裝。這件上裝，在我鄉親的心目中產生了這樣強烈的印象，他們竟叫我飛行員了。

晚上，我在成人學校里學習。學員當中也許要算我是最好問的一個了。沒有一人象我一樣，向教員提出這麼多問題的。但是必須說明，教員們並不責怪我，他們總是很樂意地給我講解那些使我發生興趣的一切問題。他們都了解，我是急於要彌補小時候沒機會學到的那一切。

上級給指揮員撥來了一輛汽車，營部便派我去當司機的助手。汽車方面的知識，我自然知道得很少；但是在幫司機擦洗車子、上汽油、整理機件的時候，我總是細心察看，隨時提問。過了不久，汽車的奧妙就給我全弄明白了。司機對我這個助手很滿意，不過不肯教我駕駛。這件事使我心里很難過。後來，我決心避過他的眼睛，自己另想辦法。

有一天清早，他還在睡覺，我給車子上好汽油，然後發動馬達，開始練習：一時前進，一時後退……再一次前進，再一次後退……但開得再遠些，便不行了。全部“操作練習”的進行，局限在一塊狹小的場地上，連拐弯都不行。不過不管怎樣，這些練習對我來說，畢竟是有好處的。

不知怎麼回事，司機忽變得寬宏大量了。

“你坐到駕駛盤这边来，”他說，“試着駕駛駕駛看……喏，这是踏板，这是喇叭按钮，这是煞車，这是油門，这是調节速度的排挡。沉着点，不要慌！”

我一点也沒有慌。他指点給我看的一切，我早已心里有数，因为每次他開車时，他的每个动作，我都留心察看。此外，今天早晨的練習对我也有帮助。

我把車子开走时，司机惊奇地說：

“你开的不錯呀，你准能成为一个汽車司机的。”

有一次，他病了。营长亲自来開車。他車子开得非常好！半路上他忽然对我說：

“伏陀底阳諾夫，要是你不会開車的話，怎么能算是个司机助手呢？”

“对不起，指揮員同志，我会開車的。”

“哦！那么試試看！”

我虽然沒有充分把握，但仍鼓起勇气来駕駛。我开动車子，拦腰向前面那条铁路駛去。正要越过铁路时，由于我調节速度的手法不熟練，車子突然抛錨了。馬达停了。

“你怎么搞的呀！”指揮員說。“象你这样一位司机，可真有跟火車碰头的危險。不行呀，小兄弟！看来，只好仍旧把你調回去照料牲口了”

我知道指揮員是开玩笑，但我还是深深感到失敗的难堪。当时，我就立志要学会駕駛汽車，而且要駕駛得象营长那样熟練。后来，我果真实现了这个心愿。

整个国内战争时期，我一直在这个空軍營里服务。初期，就作战地区在我家乡一带。馬蒙托夫將軍的部队，离我們城市沒有多远。馬蒙托夫企图歼灭紅軍，佔領莫斯科。但結果恰恰相反：是我們紅軍，击潰了馬蒙托夫的軍隊。后来我們被調到烏克蘭，跟弗兰